

著夫耶賽壘萬  
譯 還 十 孟



# 的作寫樣怎理戈果

刊叢生 化文

# 的作寫樣怎理戈果

V. VERESAEV

譯 還 十 孟

刊叢活生化文

種八'十第

奧斯卡爾·王爾德在什麼地方說過：「大作家們的生活是特別地沒有趣味他們完全蒸發在自己底書本子裏，一點什麼都不留給生活。」作家們這種缺乏趣味的多了。」

在沒有趣味的作家們底傳記中間，果戈理底傳記更顯出自己底窮困的沒有趣味和灰暗。你細心地把它研究一下吧，——在記憶裏全然沒有像陳西留下在記憶裏剩下的祇是果戈理怎樣地預備通心麵，和當他答應崇拜者們要他讀一點自己底什麼作品的請求之前，怎樣地謙遜和反覆。在蒼白的，甲狀腺腫的萎縮的幻想上面，果戈理走過

了他底一生，沒有任何的普通的探求，沒有任何的不馴的言動——甚至在年青的時代；沒有任何的熱情，甚至沒有任何的對於女人的最平常的戀愛；厭惡生活，抱着一種走得離它遠一些，藏起自己來的目的……

十足的『平靜無事』用果戈理自己底話說。

但不僅生活是灰色和朦朧的。讀着果戈理底傳記，我們會驚異地看到我們底偉大的諷刺家在自己底私生活上所表現了的本人的確相像被他擲到世間來，作為永久的嘲笑的乞乞科夫，何列斯塔珂夫，羅士特來夫，瑪尼羅夫所表現的一樣。果戈理是以着乞乞科夫底粗率的敏捷處理自己底事情，以着何列斯塔珂夫底恍惚把塵芥放進眼睛裏，說大話全像羅士特來夫，用真正的瑪尼羅夫底天真建築傷感的空想的計劃。

果戈理當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青人的時候，就到彼得堡去了。他尋覓着位置，很貧窮。不久用假名發行了自己底詩作剛次·珂亥爾加爾丁，他在這詩底序文裏，模仿着發行者底口氣，說：『我們驕傲我們能夠盡可能地幫助世界認識了年青的天才者底創』

作。」這序文，連這詩，被人們在一些雜誌上殘酷地嘲笑了。果戈理跑到書商那裏，取回自己底書，燒了。這時候母親從在泡爾塔夫斯基的自己底莊子，寄給他一千四百五十盧布，這是她費了很大的辛苦積蓄起的，爲了付給「保護人會」的，因爲一種怎樣的抵押的財產而應攤的稅金，果戈理得到這些錢，就帶着它們出國了。在德國逗留了一個多月，便又回到彼得堡。在給母親的懺悔的信裏，他寫：

「我在彼得堡可以找到職業，是我從前所希望的職業，但愚昧的人性的偏見和固執阻止了我。我立志不再向您求助和不再那麼無良心地剝奪您了。」

然而很快地他又開始向母親要錢。他得到位置了，但只有極少的俸給。

「現在剩給我的路子惟有請求您了，好媽媽：您有力量每月給我一百盧布嗎？但，請發點慈悲，說一句真實的話吧，如果您底力量辦不到這個，或者這麼一來您將勉強地抹煞自己底必需（彷彿他自己不知道一定會弄到這樣的。）噢，若是這樣的時候我決定犧牲職業底一切的進益，我決定拋開我在這裏也許能夠給自己造成幸福的彼得堡吧，

極簡單——我什麼都去做，祇要那一定可以不引起您底新的憂愁和掛慮就好！

他得到一個住在彼得堡的富裕的親戚 A·A·特羅琛斯基底援助，在給母親的信裏，他寫到他：

「至高無上的神把天使的救主，我們底恩人安得列·安得列未奇開下，派遣給我了，他爲我做了一切祇有父親爲自己底兒子纔能夠做的事情；他底恩惠和寶貴的勸告將永遠地銘記在我底心裏」等等。

而在下一次給母親的信裏，他寫：

「不久以前我給您的那封信，安得列·安得列未奇看過：是因爲他這麼要求，我只好把沒有封上的信遞到他手裏，所以，您不要驚異，如果我在那封信裏是稍微地諂諛了他。不過，他的確爲我做了許多的事情。」

他請求母親，如果得到普斯來河裏的無論什麼樣的古董，古箭等等，都送給他。「請發點慈悲，把它們送來吧。我要拿這些東西獻給一個貴族，一個祖國的古物底狂熱的愛

好家，他和我底命運底改善大有關係。」

因此，一些發生在世界上的事實和當果戈理死去二年以後，被那著名的政府的「報告記者」法結·波里幹林宣布了的消息——那樣地惹怒了果戈理底朋友們的說年青的果戈理怎樣帶着頌揚波里幹林底名譽的短詩到波里幹林那裏去，怎樣波里幹林委任給他一個職務……在第三廳裏的消息，便應該已經不是那麼難解的了。

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果戈理已經成爲狄亢加近鄉的夜晚底作者，他往莫斯科去——在自己底旅行護照上做了假：代替「十四等官」（最小的官級之一種）他寫下「八等官」（就是在果戈理的小說鼻子裏，可伐羅夫那樣以之自傲的那種參謀官的階級）並且這個目的乃是爲着要在刊於莫斯科新聞報底「冠蓋往來」名單上，登出他底這樣的官銜。你看，哪裏不是何列斯塔珂夫呢？

阿拉別斯基出版了，完全像乞乞科夫所能夠做的那樣。他寫給巴高津：「請您在莫斯科新聞上用這樣的關於阿拉別斯基的字句印出來：說現在到處都祇談論着阿拉別

斯基說這部書喚起了普遍的好奇心，說它底銷路大得驚人（注意：直到此刻一文的進益也沒有得到。）

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他對普式庚擔保，說是可以請求到莫斯科大學的哲學講座，他似乎比他——果戈理，一個無名的二十一歲的青年，皇室辦公處裏的課長底助理，還年長三歲。這和羅士特來夫說是用手可以捉住兔子底後腿，有什麼分別呢？

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果戈理到外國去了。他底財力很小，於是他就通過自己底顯要的朋友們，開始用出種種不同的方式，向各類各樣的皇族人們給自己請求一切的幫助。他寫給普洛科胞未奇：「請您問一問普列特涅夫，他從茹靠夫斯基●那里得到什麼沒有，我底呈給女皇的喜劇底副本，結果怎樣了。」他給沙皇寫信，請求指定給他一筆恩金。又要求茹靠夫斯基給他來信。他得到了五千盧布。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因為果戈理



底朋友 A·O·西密爾諾夫底懇陳，沙皇命令在五年之內每年給他一千銀盧布的津貼，等等。

總之，他是帶着慣習的粗率處理自己底事情。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普列特涅夫寫給葛洛太：「尼基勤叩到我這裏來過，並且給我看了果戈理從羅馬寄來的信，他在尼基勤叩面前撒了許多的媚言，因為尼基勤叩檢查他底著作。在現在的時候，作家對檢查官謙卑到了這樣的地步，真叫我紅了臉：他們在人們面前非得假裝諂諛不可……如果尼基勤叩有一天把這封信印在自己底回憶錄裏，可怎麼好呢？結里末克和普式庚就不是這樣的人。」

7

一個永遠的寄食客，果戈理在自己底朋友們和崇拜者們底家裏，一文錢不付地吃用着。巴高津在自己底日記裏忿然地記載着果戈理住在他底家裏，同時他還十分不高興他——巴高津，扶養別的二十五個人。果戈理同巴高津殘酷地爭吵着；他們住在一所房子裏，却不談話，互相用書信通問。可是果戈理仍然繼續住在巴高津家裏，最後當他走

了的時候，巴高津寫給他：『當你關上門的時候，我畫了一個十字，自由地舒了一口氣，那時好像一座大山從我底肩上倒下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果戈理寫給伯爵夫人 A·M·魏李哥爾斯卡亞：『對於自己底居食的費用我不付給任何人一個錢。今天我生活在一個人這裏，明天就到另一個人那裏。我也要到您底家裏來的，住在您底家裏，但我連一哥比克也不給您。』

他並且和上流社會的交際場結了難解的緣分。除了幾個老朋友，現在他底所有的函電交換人幾乎都是有尊稱的和有高位的人了：縣長夫人斯密爾諾娃，伯爵夫人托爾斯泰，魏李哥爾斯卡亞府上的伯爵小姐們，伯爵夫人梭羅古博，侯爵小姐列茲娜，憲兵司令底女兒巴拉賓娜等等。朋友們憂念地寫信給果戈理，把他在上流的家庭裏的那種留戀加以詮釋，但他對這些老朋友們是冷淡的。他在年青時代曾經和住近他們底領地的鄰女 A·F·契姆勤 卽有過親密的友愛的關係。『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果戈理底傳記作者神洛克說，——果戈理一遇到她，就無情地不愉快地跑開了。』

他在人性的敏感上面具有的美麗的信賴——常常地是瑪尼羅夫式的。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果戈理計劃着巡按使底新的刊本，這種本子裏有他增寫的「巡按使底結局。」他想一次印出兩種版本——一種給住在莫斯科的希惟列夫，另一種給住在彼得堡的普列特涅夫，並且在印本上附加：『爲了窮人底利益。』他相信，這個版本會銷行得很好——『特別是當人們知道這本書帶着怎樣的目的而印出的時候。』他把這樣的請託，給了兩個歌劇中的大俳優，在莫斯科的謝普庚，在彼得堡的索斯尼茨基：『當戲曲演完，您受了喝彩，向觀衆行過辭禮的時候，請您對他們說，他們走出戲院的時候，最好買一本正在發賣的巡按使去，爲了窮人，只售一個銀盧布。什麼人若願意多給一些，那麼他就會把錢交與您本人，而且會特別地從您底手裏購買。』

果戈理底書簡，尤其是在他底生活底後半部分，引起最不愉快的印象。極偶然地也有眩目的鮮明的閃光，但全體說來，是怎樣的沉悶，怎樣的虛偽，怎樣的自我崇拜呀！這全是些神的主題上的、無盡的冰冷的說法，老人底瑣碎的教訓，不管有人問他和沒有人問

他屠格涅夫說得好：「噢，如果有一個出版家，他能夠從果戈理死後刊行的那些書信裏刪除全部的三分之二，或者至少刪除他寫給上流社會的婦人們的那些東西，他真是對果戈理奉獻了怎樣的義務啊。驕傲和探求底、偽善和虛榮底、預言者的和寄食者的風度底更矛盾的混合物——在文學裏是不存在的了！」甚至在當時因為朋友通信萃選底緣故而發表了自己底最愉快的論文的批評家阿胞龍·葛黎勾利耶夫，在果戈理死後，讀過他底被刊布了的書信，都這樣寫：「我底對於果戈理的尊敬底三分之一，隨着那樣真實地剝露了這種本性底一切的虛偽的他底書信而消逝了。」

這全都是對的。連果戈理自己也說：「在我底身上結合着所有的可能的醜惡底集羣，每種都有一些，數目是那樣的多，我從來沒有在一個人身上看見過這種情形。」

但這祇是事情底一方面還有另外的一方面。

在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果戈理從羅馬寫給自己底朋友們中間的一位，莫斯科的教授惟略甫：

11  
「因為我底頭腦底構造，我祇能夠去做深刻的思索和考量底工作，並且無論怎樣的力量，也不能夠強迫我來寫作，越是那種我自己已經看見它底幼稚和薄弱的東西，我

越要捨棄：我寧可因飢餓而死，不願發表那沒有分別的、不加思考的作品。不要譴責我……」他請求住在莫斯科的朋友們負擔三年或四年的他底一切的生活問題，在這個時期給他以物質上的保證，使他得以完成死魂靈。『真的，——他寫給謝維略甫，——爲着加速產生自己底工作，我耗盡一切的力量，除了工作我就不生活着了，不是爲了一切別的快速我就早死去了……你看，我手裏沒有一個「戈貝克」地生活着，已經是第六個月了，我不能從任何地方得到一文錢……這一類的事情有時候對於我是宿命的，並非自己底生活的不幸和貧困的迫切的需要，只是一種精神的狀態。我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時候：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不會付給人家；同時我算計着錢，正如我算計着我給自己的懇求來的那一個戈貝克一樣。我底所有的財產，早已經祇剩一個極小的皮篋和八件襯衫了……如果找不到其他的方法，那時候您便簡截地替我請求一下吧；無論用怎樣形式幫助我，我都感謝地接受他們。』並且在給茹靠夫斯基的信裏寫：『我現在生活得連自己也奇怪我是怎樣生活着的，一切都沒有什麼，而且我也不掛慮到生活，就是成爲乞

巧我也不以爲羞恥。」

果戈理在一篇論文「歷史畫家伊萬諾夫」(朋友通信萃選,二十三卷)裏寫:「現在都感到拿遲緩、懶惰來責備那樣的藝術家——好像一個賣力者,把自己底全部的生活裝進工作裏面,甚至忘記在世界上除了工作還有沒有什麼快樂存在的藝術家,是妄誕的了。與藝術家底作品關聯着的是他底個人的精神的情狀——世界上極其稀少的現象……我底著作也是在一種奇特的情形中同我底精神和我底內部的教養關聯着的。六年多以來我一點沒有能夠爲世界工作。一切的工作都產生在我自己身上,並且是專爲我個人的。但我生存在現在——請不要忘記——唯一的收入,是從我底著作。大概誰都知道我貧窮;但他們相信這是起因於我底個人的剛愎,他們以爲要想多賺些錢,那麼祇要坐下寫一點小東西就行了;而我卻連產生這樣一行的力量都沒有。並且,當我聽從了一個無理性的人底勸告,偏要勉強地壓迫自己給雜誌寫兩篇短文的時候,對於我竟是痛苦到這般地步,弄得我底頭也痛了,全部的感覺也病了,我揉搓和撕破了紙,這樣

的試驗經過兩三個月，就那樣地損害了我底最低限度的健康，於是躺到床上，和神經病聯合起來了，最後，由於無才而來的病患，弄到世界上沒有什麼人能夠解釋那把我疲勞到這種程度的我底狀態，我已經走到墳墓邊上了。」在給普列特涅夫的信裏，他熱烈地寫着：「現在在我一點一點地更明白了：藝術家爲什麼要餓死呢，假如那時候他可以獲得許多的金錢。」

也許可以不死，也許可以獲得許多的金錢，如果對自己底作家的使命結合得稍爲輕鬆一些。但在果戈理，他底著作事業是實際地的，是偉大的「精神的狀態。」他不能夠——絕對地不能夠，甚至想一想也不能夠，——「敷衍工作。」用現代的話說。並且不祇不能夠敷衍工作，而且，甚至簡直也不能夠把自己底作品不達到完美底可能範圍，就停在有待修正底階段上。果戈理永遠地逃避不開自己底基本的要求：「製造精密的創作——實體的，堅強的，從多餘和過度裏解放出來的，在心靈底崇高的真面目上是全然清晰的和完美的。」



爲了這個，就需要安靜，需要時間，需要躁急底肅清。果戈理寫給阿克沙柯夫：『如果您知道我現在需要依賴一隻迅速的手，您說我該怎樣地苦悶吧！』『每一個句子，——他寫給檢查官尼基勤叩，——我都是用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同那種在別的作家一點不費什麼地在一分鐘內就把它換了另一個句子的句子分離，在我是一樁困重的工作。』

果戈理在他自身上的嚴酷實在是可驚的。別朗傑在他底自敘傳裏說：『沒有什麼比那被勇敢地投進火爐去的手稿底火焰更能夠照出一個作家了。』果戈理底全部的創作生活就是被這種高貴的火焰照亮了。他還是在年青時代便燒過自己底小說海七曼，『因爲作者自己不滿意它。』他也毀了喜劇第三級的烏拉及密爾。兩次，別人親

● 『海七曼』意譯可作大將或領袖，是從波蘭來的名詞。——譯者。

● 『烏拉及密爾』在這裏大概是一種勳章底代名詞。——譯者。